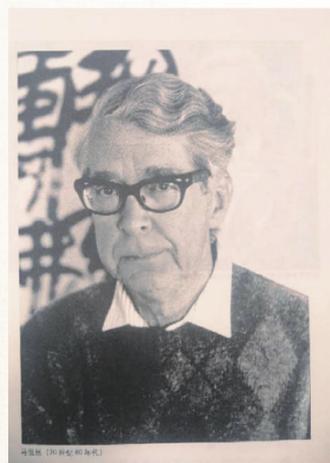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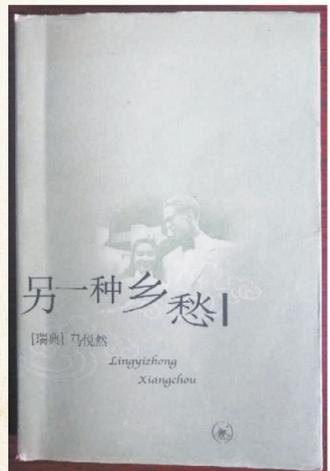
瑞典著名汉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史学家、翻译家马悦然以95岁高龄,于2019年10月17日在瑞典辞世,从此永别了他心心念念的“第二个祖国”中国,再不能重新探访他青年时代留下过行踪的四川乐山和峨眉山。谨以此文,对这位乐山人民的老朋友表示深切的哀悼和纪念。

马悦然早年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师承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历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语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和欧洲汉学协会会长,同时也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及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斯德哥尔摩大学名誉教授、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曾竭力推荐中国作家沈从文、高行健、莫言的作品。1998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马悦然的学术研究领域非常宽泛、广博,涉及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宗教、思想史、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他发表和出版了两百多种有关中国文学、哲学、语言学方面的论著,其中《中国西部语言研究》是他获得广泛赞誉的汉学专著。这得益于他早年赴中国,对峨眉、乐山等地方言进行深入的调查,通过锲而不舍的精心研究,才取得如此无人企及的丰硕成果。



马悦然



马悦然《另一种乡愁》

(本文图片为资料图片)

马悦然 乐山方言的知音

■ 陈德忠

马悦然1924年6月6日出生于瑞典南部的延雪平省。四五岁时,妈妈给他念了一部叫《弟弟的海行》的童话组诗,讲述一个叫悦然的小男孩,跟他最亲爱的玩具熊一起划船到中国去。从此开启了马悦然对这个东方神秘古国的追寻和向往。

1946年春天,马悦然偶然读到林语堂先生译成英文的《生活的艺术》,此书对他影响很深,引起他对道教和禅宗思想的兴趣。以后便师从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学习中

文,开始汉学研究。在高本汉的建议和引导下,22岁的马悦然正式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入门教材是先秦史书《左传》。

1948年7月,马悦然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四川调查地方方言。短短两年时间,他就熟悉和掌握了重庆、成都、乐山、峨眉等地的方言。他“主要靠的是自己的耳朵,记录个别字的发音很容易,但是记录比较长的故事非常难,所以我也用用在香港买的一个钢铁丝的录音机。”他在《为什么要调查中国方言呢?》一文中,记叙了当时录音的一件趣事。因为他当时住的报国寺没有电,“所以我把我的乐山和峨眉的方言助手带到成都去录音。老和尚果玲需要补牙齿,所以我跟他们一路去成都。我一按上我的录音机,我的本来很说得来方言的助手立刻变成哑巴了!我只有请老和尚果玲逗他们讲话。事后我让他们听录音机里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人家就认为我是一个耍妖道的洋鬼子。”

马悦然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乐山、峨眉的方言非常特别。他在《关于劳动号子的节奏》中谈到:“我1948年八九月在乐山深入研究当地的方言,发现乐山话和成都话有很大的系统上的区别,成都话有六个元音音位,乐山话只有五个元音音位(缺乏/e/音位)。另一个区别是乐山话保留原来的‘入声’;成都话原来的入声字变阳平声。一个懂得乐山话的成都人不会觉得两种方言之间的区别太大,但是系统上的区别实在很重要。”

马悦然由此而推论出:“语言节奏和诗歌的格律当然决定于诗人自己所运用的方言。郭沫若先生虽然在北京待过好几年,可是他讲的是纯粹的乐山话。乐山话很短促的入声影响整个诗的格律,郭沫若写于1920年的《女神》里头的《天狗》中的入声字比较多,你用北方话念出来,诗就会丢掉原来的音乐之美。”

多年以后,马悦然在凤凰卫视台回忆他半个世纪的汉学生涯,讲述诺贝尔文学奖评审过程时,仍对乐山的方言念念不忘。当主持人问他:“你现在还记得吗?还会说吗?”他立即用地道的乐山话回答:“我记得,比如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头一次到乐山,我看见一个妈妈在街上找她的儿子,到处跑,她就叫,我的儿在哪里,我的儿……我的儿在哪里,在哪里……”再现了乐山话与众不同的特别之处。可见乐山话在他心中的深刻印象。

近乡村记录当地的方言。他认为峨眉方言“最特殊的现象是有的去声字变入声,‘四’跟‘十’是同音字,声调特别高,峨眉人说‘四十’,有一点点蝉鸣的声音!”

一个研究语言学的学者当然也对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言的形式方面的现象感兴趣。当时,马悦然“在峨眉山脚下的一条马路碰见了一帮拉‘板板车’的人。一看他们灰色汗衫背上的红十字我就明白他们是因受伤而退伍的‘丘八’。板车装的是巨大的石头,重得拉车人的身体几乎与路面平行。走在最前面的人为抬不起头的伙伴们现编现唱着报告前

想去终于解决了这语音学上的很重要的问题。在声带不振动的耳语里来代替声调的,是发音气流的两端不同的现象,代替北京话的阳平上升的声调的气流是逐渐加强的;代替北京话的去声下降的声调的气流是逐渐变弱的。代替北京话的阴平不升不降的声调的气流是‘平’的,那就是说不加强,也不变弱。代替北京话的上声先降后升的声调的气流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相当于声调的转折点的声调中,出现一个声

门爆裂音。”

由此得出:“瑞典语和很多非洲语言也用声调区别词的意义。这些语言的口语有同样的现象。”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这位高鼻子、绿眼睛,被几个报国寺的小和尚亲切地称呼为“马洋人儿”的深爱中国的汉学家,穷尽一生调查研究乐山地方语言的开拓者、先行者,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他对乐山、峨眉那浓得化不开的“另一种乡愁”,也将伴随着他的离去,永远长留在遥远的天国。



在报国寺门口,马悦然(右)与曾经拉过人力车的农民叙旧(1979年)

56米“楼道画廊” 铺出乐山文旅“网红打卡点”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17幅主题鲜明、叙事宏大、技法精湛的油画作品挂满走廊;乐山大佛、老城隍、乌尤寺、峨眉山、黑竹沟、罗城古镇、嘉阳小火车等知名景点被14位乐山画家“搬上墙”……5月19日,位于市中区柏杨东路270号市文旅大楼二楼的“楼道画廊”景观美化工程完美收官,一条56米长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楼道画廊’的呈现,我们筹备了近3个月。”市文化艺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市文研所”)戏剧音乐创作部主任、“楼道画廊”纪录片《如实》的导演赵海伊告诉记者,市文研所今年年初搬至市文旅大楼后,一直期待工作上的新尝试。通过和市文研所美术学院骨干、乐山画师们沟通,最终决定以乐山景点为主题,以油画为形式,鲜明生动地将自然与人文景观汇聚于文旅大楼走廊。“‘楼道画廊’不仅仅是画廊,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展馆,呈现了乐山天然优美的旅游风貌。我们也希望通过把这条走廊打造成‘网红打卡点’,让市民游客了解乐山、爱上乐山。”赵海伊表示。



博物馆, 换个姿势走进千家万户

■ 石聆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展现出从业者对博物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普惠化的关注。在国内,从“国云展”平台上线,到“为国代言”活动,再到“文创节”兴起,围绕博物馆多元包容发展的主题,一系列陈列展览、学术研讨、公众互动活动将陆续开展。这背后,人们深思:如何吸引更多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受众走进博物馆,博物馆的未来发展应该何去何从?

近年来,我国博物馆行业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在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同步发展。博物馆数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0多家增加到现在的5300余家,免费开放的博物馆不断增多,为更多人“解封”展柜里的历史、读懂文物里的故事提供便利。而现代科技的赋能,丰富了推介展览的形式,突破了实体展览的时空限制。以配合疫情防控需要产生的“云端博物馆”为例,全国陆续推出2000余个在线展览项目,仅春节期间浏览量就超过50亿人次。这虽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事实上也成为数字博物馆建设的一次集体展示,成为推动文博资源走进千家万户的有益尝试。

面对群众差异化、高质量的精神文化需求,博物馆必须走多元化、包容性发展的路子。博物馆是人类文化的缩影,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博物馆及展陈的多样性。我们需要折射中华文明风貌的国家级博物馆,也需要展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地方博物馆;需要历史类博物馆,也需要艺术、自然、民俗等专题性博物馆;需要勾勒一业一时的大展览,也需要关注一人一物的小展陈;需要面向大众的趣味展览,也需要学术性强的专业展陈……各有所长,特点不一,各家博物馆方能茁壮成长,博物馆业才能百花齐放,最终为群众带来更丰富的文化大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文物说话,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题中之义。一段时间以来,从《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热播,到故宫文创的走红,再到数字敦煌、诗意的长安,“博物馆+综艺”“博物馆+文创”乃至“博物馆+旅游”的新动向、新业态,赢得各方好评。这也启发人们,“展品+介绍”不是展览的唯一形态,善于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讲好故事,利用科技、商业等方式传播文化,也是扩大博物馆受众覆盖面重要方向。

让博物馆走进千家万户,既需要多元的优质内容,也需要多样的表达形式,但形式应该服从于内容。忽略展品背后的文化内涵而过分强调声光电的技术呈现,过分追逐文博资源的商业化利用,都可能影响博物馆发展。国家文物局此前印发的《关于提升博物馆陈列展览质量的指导意见》强调,“提高陈列展览创意策划水平,完善陈列展览从研究、策划、实施到推广的工作流程”。这一要求,正是为了夯实学术基础、提升内容质量,使得文博产品的多元表达更具内涵、更有看点,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连日来,全国各地博物馆纷纷发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代表性见证物捐赠活动。致敬英雄,可以更深刻地铭记当下;记录历史,才能更好地观照未来。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精神力量,从文物展览中寻找前人与来者的心灵联结,博物馆才能不断发挥应有价值,为更多人带来知识与文化的滋养。